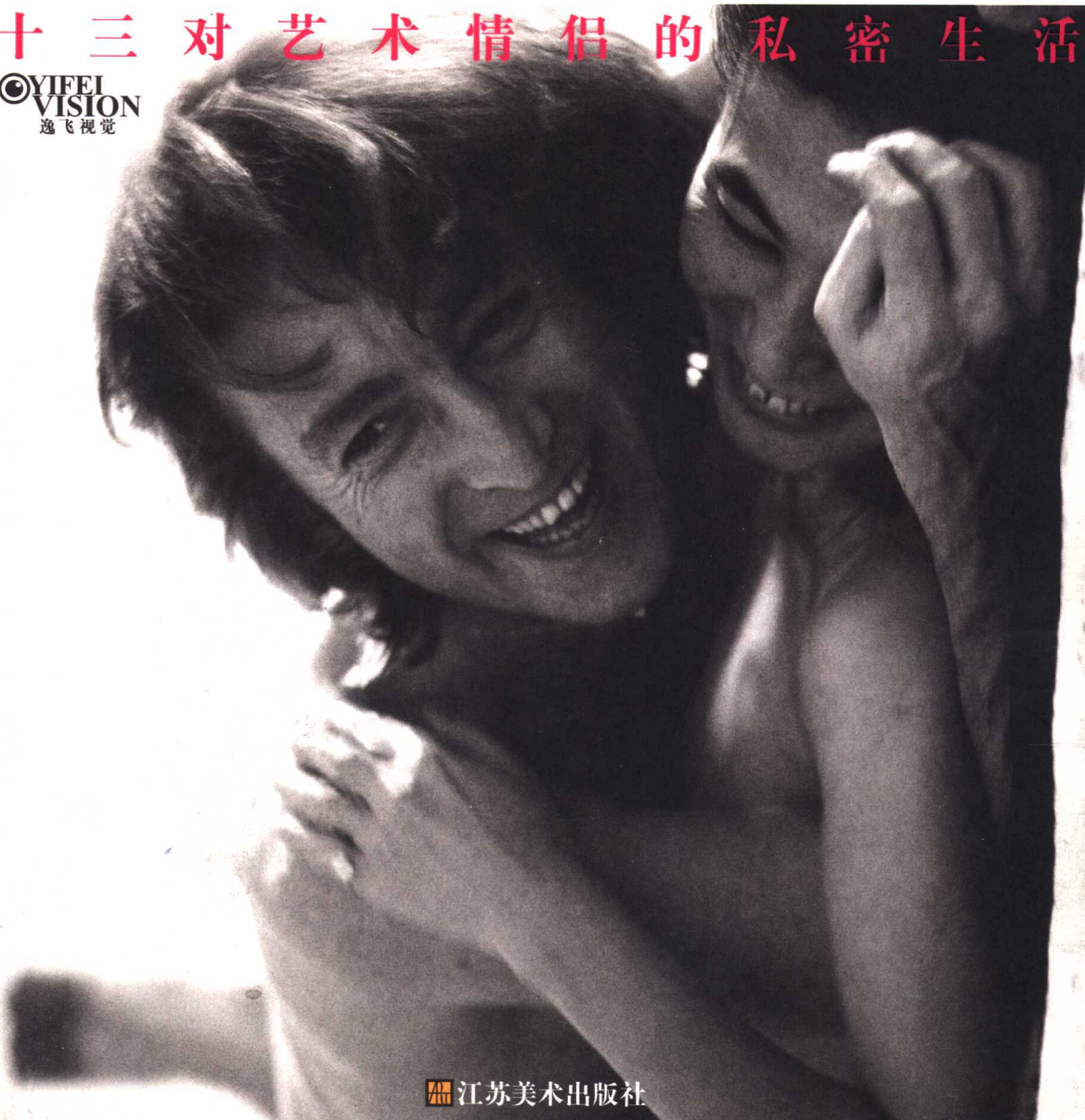


PEERLESS LOVE 绝版爱情

十三对艺术情侣的私密生活

©YIFEI
VISION
逸飞视觉



江苏美术出版社



总 策 划 陈逸飞

总 编 辑 高 云

主 编 关 蓓

创意总监 许 波

美术总监 龙戴云

执行主编 刘晶晶

设 计 谷颖臻

制 作 文高图文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陆鸿雁

特约编辑 方 军

审 读 郭廉夫

责任校对 吕猛进

责任监印 吴蓉蓉

本书图片提供:除署名外,均为 Photocom、Getty、Maxppp、Imaginechina 提供。

本书封面图片提供: Imaginechina

本书部分图片稿酬,已委托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代为转付。

地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5层

邮编:100044 电话:010-68003887 传真:010-6800388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版爱情:十三对艺术情侣的私密生活/逸飞媒体编著.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4.7

ISBN 7-5344-1760-0

I.绝... II.逸... III.艺术家—生平事迹—世界
IV.K81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57361号

书 名 绝版爱情

编 著 逸飞媒体

出版发行 江苏美术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 本 1000 × 1400 1/32

印 张 4.5

版 次 2004年7月第1版 2004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44-1760-0/J·1699

定 价 39.00元

营销部电话:025-83361082 86639154 营销部地址:南京市湖南路54号三楼
江苏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艺术家也许是离爱情最近同时也最远的一群人。
在强烈的激情和强烈的自我之间，在声名浮沉和人群爱恨之间，
他们的爱情眩目而脆弱。
但，任何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燃烧之后，
留下的永远不是废墟，而是最深的感动，或者感叹。

爱情、性欲、才华、野心、激情、背叛、牺牲……面对罗曼史，站在不同角度，我们可以看出迥异的风情。若没有欲望，就没有想像力。
在这本书里，我们用翔实写真的图片，感性细腻的文字呈现世界最著名艺术情侣的爱情传奇。几乎世间每一种爱情类型都可以在这十三对情侣身上找到相对应的模本，当我们聚焦这些传奇，会发现每一种爱情都被放大，因为“这些艺术天才在生命剧本中过度地使用了精神与情感”，他们的人性在爱情中得到最真实的呈现：格外非凡或者格外阴暗，有的与他们的艺术声名一致，有的出人意料地背道而驰……

世界上，有些事情的发生是注定的，有些灵魂的不期而遇是必然的，没有人能够阻止分别，就像没有人可以阻止命运中被注定的邂逅。在跨过了常规的情爱形式后，他们进入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之中。

我们不去评判他们的是非对错，因为在爱情中绝无对错可言。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如此特别，无论艺术成就还是爱情传奇，已然成为绝版。

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为绝版的爱情，写下无法磨灭的注解。

在此，我们从书中的不同篇章选出一些语句，可以概括他们的爱情：

“爱，要不没有，要不全部拥有。”

“爱就是互相伤害。爱就是把自己的伤口互相展示给对方。痛就那么容易地显得不重要了。”

“爱到一种极限时，最需要相互摧残，艺术的施虐性被强调出来。”

“每当我爱一个女人时，我越爱她，就越想伤害她，艾瑞达是我这劣根性中最大的受害者。”

“我这一生有两件重大的意外事故，一件是车子辗过身体的伤痛，另一件就是送戈。”

“当一段感情需要克服时，多数为时已晚，让步的往往是理智。”

“爱情这种事情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爱情的证据。”



**JOHN LENNON
YOKO ONO**
放下摇滚
只谈爱情

P6



**GEORGIA O'KEEFFE
ALFRED STIEGLITZ**
38 年缘起缘灭

P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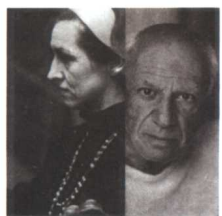
**FRIDA KAHLO
DIEGO RIVERA**
最和谐的奇异组合

P30



**HENRY MILLER
BRENDA VENUS**
蓝色巴黎
心灵之恋

P42



**PICASSO
FRANCOISE GILOT**
爱情强权者

P52



**SALVADOR DALI
GALA**
超现实之恋

P66



**JEAN-PAUL SARTRE
SIMONE DE BEAUVOIR**
一个新伊甸园的诞生

P80



**WILLEM DE KOONING
ELAINE**
戒不掉的疯狂和爱情

P92



**ANDREW LLOYD WEBBER
SARAH BRIGHTMAN**
当歌剧鬼才
遭遇月光女神

P98



**MARINA ABRAMOVIC
ULAY**
弓箭是用来
射向情人心脏的

P106



**CHRISTO
JEANNE-CLAUDE**
藏在布料和
绳索下的爱情

P112



**PEGGY GUGGENHEIM
MAX ERNST**
艺术很近
爱情很远

P118



**KURT COBAIN
COURTNEY LOVE**
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

P130

《艺术情侣》参考书目 (Bibliography):

Isabel Alcantara, Frida Kahlo and Diego Rivera (Prestel, 1999); Ingo F. Walther, Picasso (Benedikt Taschen, 1993); Picasso Museum, a special issue of 《Connaissance des Arts》(CONNAISSANCE DES ARTS); Tim Hill & Marie Clayton, THE BEATLES UNSEEN ARCHIVES (PARRAGON); 霍格瑞夫(美)著, 成寒译, 《欧姬芙——美国女画家传奇的一生》(上海文艺出版社); 海登·赫雷拉(美)著, 夏雨译, 《弗里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郝舫著, 《灿烂涅槃——柯特·科本的一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魔幻·达利》(上海美术馆)。

JOHN LENNON
YOKO ON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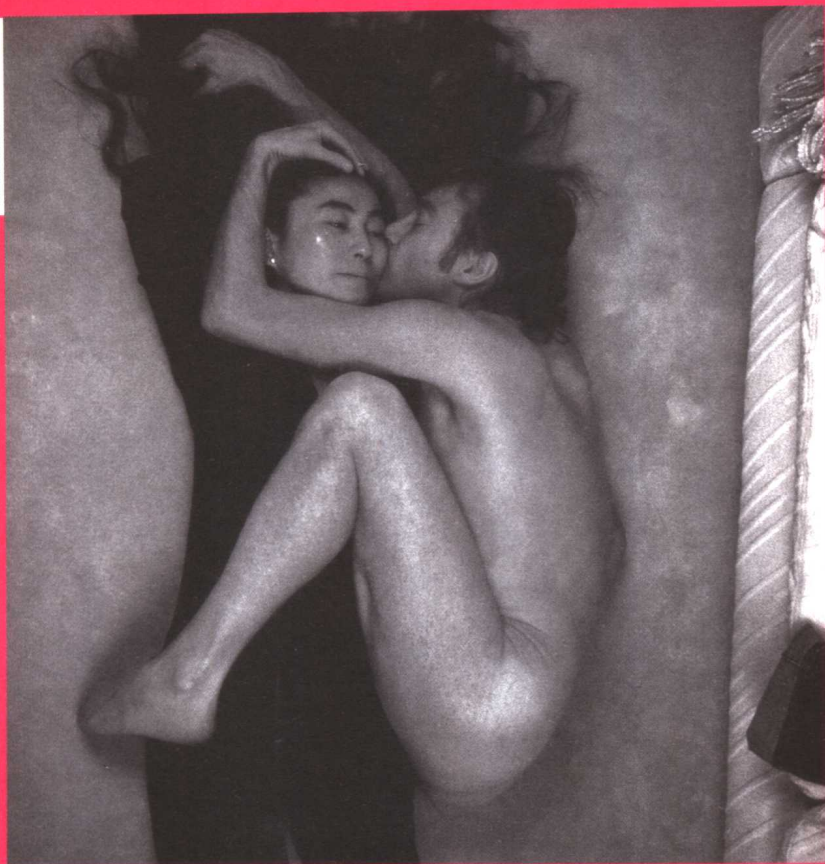


Photo by Annie Leibovitz

裸体的列侬和他衣装整齐的妻子 Yoko Ono 拥抱在床上，这也是列侬于 1980 年逝世前最后一张人体摄影。

JOHN LENNON YOKO ONO

约翰·列侬与大野洋子

放下摇滚 只谈爱情 文 kangie

“我和大野洋子的关系就是一杯用爱情、性欲和忘却兑成的怪味鸡尾酒。”——约翰·列侬
“我所熟悉的约翰·列侬，并不是你们通过传媒所认识的约翰·列侬。我对你们说，那是我一个人的约翰·列侬。他是辉煌的，是快乐的，是愤怒的，也是忧伤的，他还是个敬业努力的天才。我深深爱着他，因为这样一个人曾是我们那个时代、我们这个世纪和人类的一部分，与他生活在一起，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大野洋子

对于大野洋子和约翰·列侬，我们能不能放下摇滚，不讲音乐，只谈爱情？

这也许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很可惜，从1969年大野洋子与约翰·列侬正式结婚开始，几十年的时间里，很多话题的重心仍然被放在约翰·列侬的音乐或者他所在的甲壳虫乐队上，而对于那段极为重要的爱情故事却是闭口不谈或者刻意回避。换句话说，大野洋子并不是令他们非常重视的一个人物，他们不喜欢或者干脆讨厌大野洋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摇滚是属于男人的事情，女人只能作点缀；还有，至今仍有人固执地认为把史上一支最伟大的乐队搞得分崩离析的人，就是这个名叫大野洋子的女人。

但进入到一个崭新的世纪后，仿佛一切都有改变。毕竟，女性摇滚重新抬头并且形成强劲的气势，足以让那些持有“摇滚男权论”的主张者感到辩解上的力不从心。这个时候，大野洋子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我们看到已经71岁的大野洋子消瘦但坚强的身影出现在2004年第46届格莱美颁奖典礼上。她依然语气铿锵地说：请记住列侬，音乐使我们在一起，有音乐你就不会感到寂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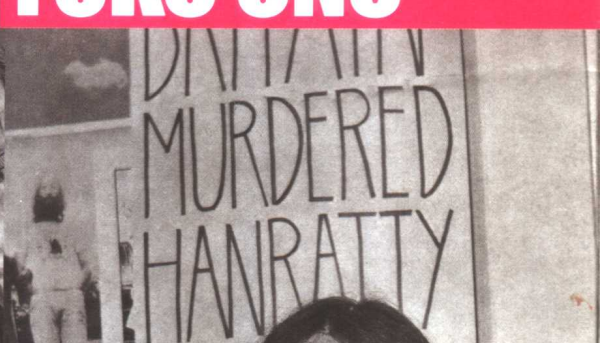
HAIR
PEACE.

BE
PEACE.





JOHN LENNON YOKO ONO



然而，此刻的大野洋子是不是寂寞呢？

也许，她已经再也不会感到寂寞，因为她早已经习惯把寂寞当作自己的朋友，从1980年12月8日列侬被他的歌迷射杀在街头开始。

事实上，40年前的大野洋子，在某种程度上要比约翰·列侬更有名气。

当24岁的列侬刚刚把他乐队名字由Silver Beatles改为Beatles的时候，32岁的大野洋子已经在著名的卡耐基朗诵厅表演了她的经典行为艺术作品《切片》（Cut Piece）——她披发盘腿坐在台上，眼神清澈地望着远方。随机挑选上台的几位观众被要求用剪刀将她的衣服裁成碎片，直至赤裸。

那个时候的大野洋子，已经离过一次婚，并且和第二任丈夫也有了一个孩子，可是作为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激浪艺术的倡导者之一，她在艺术圈里的影响并没有因为她是来自东方的女性而受到任何的贬低，相反，地位正处于上升的状态。甚至后来列侬也评价大野洋子说：作为世界上最有名的艺术家，她最应广为人知——此话虽然有些夸大，但当时的列侬确实非常迷恋这位来自保守的东方但行为却大胆骇俗的女人。

“我有接近她的冲动，但没有很好的理由或者机会。”列侬说。

只是，令列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仅仅隔了一年，他就和大野洋子有了第一次浪漫的邂逅，在一家容易滋生出暧昧情愫的艺术咖啡馆。之后，他奋不顾身地陷入情网，炽热而疯狂的爱恋让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那个时候的列侬已经为人夫为人父了。

现在来看，原因似乎很简单：其一，列侬自小就生长在一个缺少爱的家庭里，心理上存在着严重的母爱饥渴，而大野洋子和他相差八岁，这样的年龄差距，足以让这个大男孩感受到一种来自成熟女性特有的呵护与温暖；其二，两个人都在艺术上有着自己的追求，而艺术的共通性迅速拉近了两个人在年龄上的距离，不同艺术领域里的互相补充与交流更加促进他们在情感上的贴近；其三，能和一个自己崇拜的女性产生爱情，这是任何一个男性都不可能拒绝的事情。

艺术与精神上有着共同语言，肉体又能得到和谐的相融，这样的一种爱恋，注定会被演绎得绚烂多彩。

为了表达自己炽热的爱，列侬还迅速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约翰·小野·列侬。

1964年2月7日，飓风袭击过后的纽约一片狼藉，但所有通往肯尼迪机场的路上都挤满了车，机场上无数警察和一队豪华轿车正翘首企盼着一个乐队的到来；电台和电视台每隔五分钟就要打断正在播出的节目，向所有的人报告一架来自伦敦的飞机的最新方位。

几小时后，飞机着陆。四个英国青年从机舱走了出来。涌来的人潮比海水更汹涌澎湃，叫喊声比雷声更震耳欲聋。所有的封锁线都失去了意义。

甲壳虫乐队以无比的力量征服了美国乐坛。

这一天，是甲壳虫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开始。而大野洋子和列依的爱情也随之急剧升温。

大野洋子说：我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放弃了所有来爱这个充满着孩子气的男人，也许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来解释，但从和他在一起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生命中很多的日子就要和这个男人相伴了。

而面对这段注定无法隐瞒的爱情，列依也不无调侃地对记者说：我和大野洋子的关系就是一杯用爱情、性欲和忘却兑成的怪味鸡尾酒。

这是后来被无数人分析过的一句话，也正是这样的一句话，使得当时名声渐渐笼罩在列依之下的大野洋子免去了很多媒体的指责。毕竟，列依自己亲口说出，他和大野洋子之间是有爱情存在的。而“忘却”一词更令很多甲壳虫拥趸们感到心理平衡，因为他们痛恨大野洋子占有了偶像的身体，却不希望看到列依还会有什么不能忘却的悲伤。既然大野洋子能够为他“解忧”，那她就有在列依身边存在的必要。

1965年到1968年间，乐队迅猛发展，在乐坛的地位急剧上升，俨然成了英伦大地的国宝，数不清的盛大荣耀开始降临到这几个男人身上。受到女王的嘉奖，还能进入皇室为上流社会演唱……他们开始受宠若惊，开始不知所措。

当列依不无惊讶地说出“甲壳虫比耶稣更要深入人心”的时候，他们也同时陷入茫然。他们不知道怎样来处理那些数不清的金钱、名气和浮华。

然而，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性。

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只能让他们继续走在商业狭隘的道路上，而列依并不喜欢这样的前进方向，他更愿意回到最初在利物浦的小镇上用音乐歌唱自己心声的那种生活。

但这已经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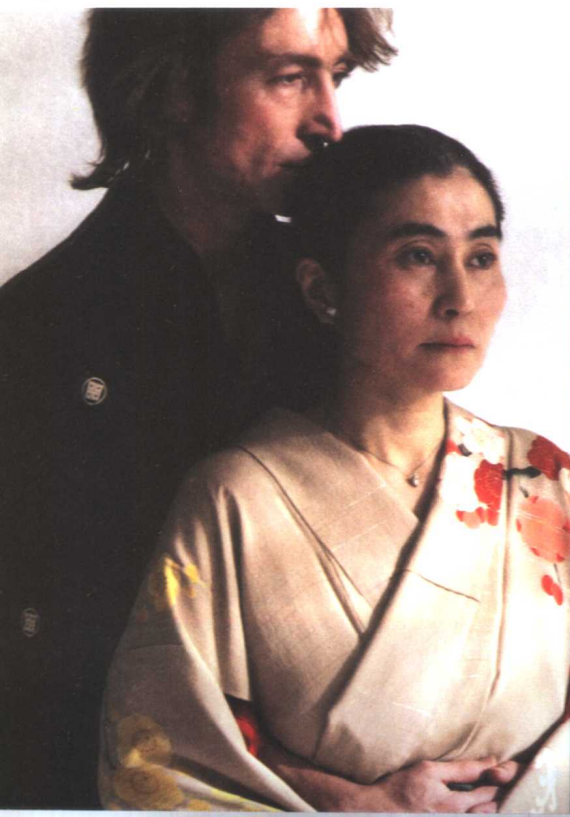
当列依明确地知道他们的音乐已经不再是乐队说了算的时候，他感到有一种无形的恐怖正在逼近，他同时感到迷惘，因为一切发展都和最初的梦想格格不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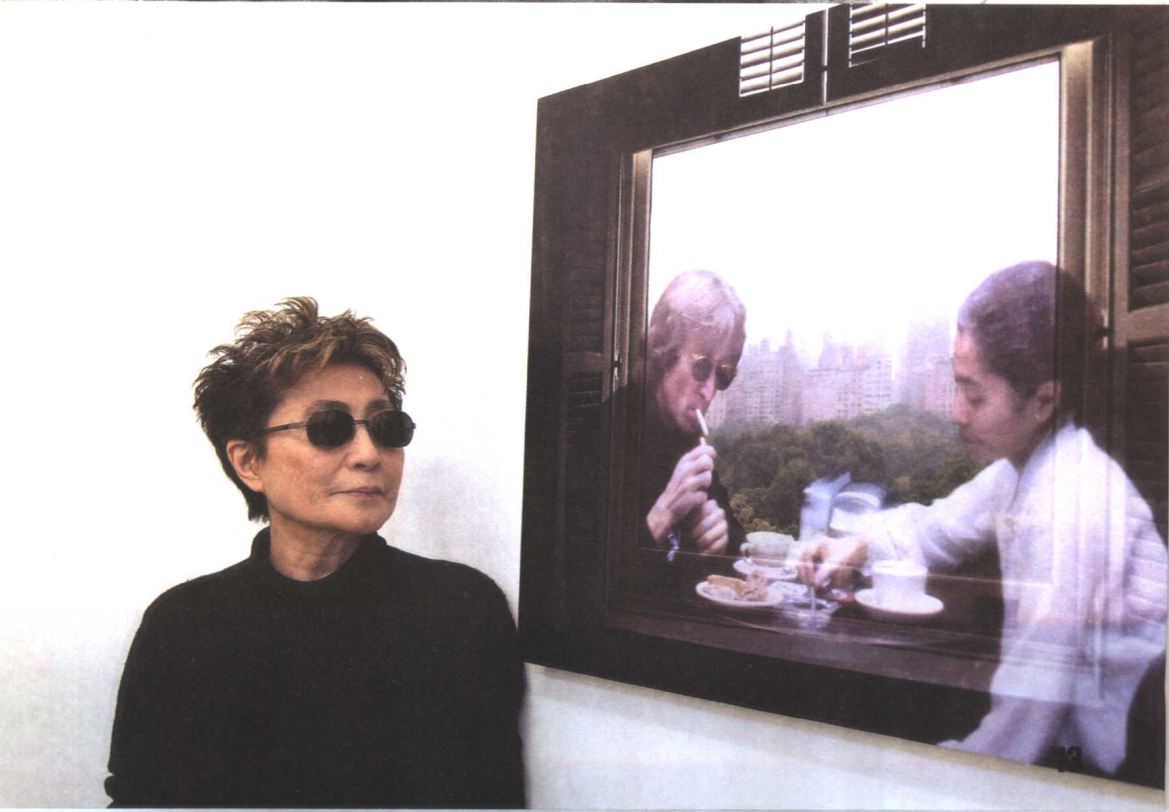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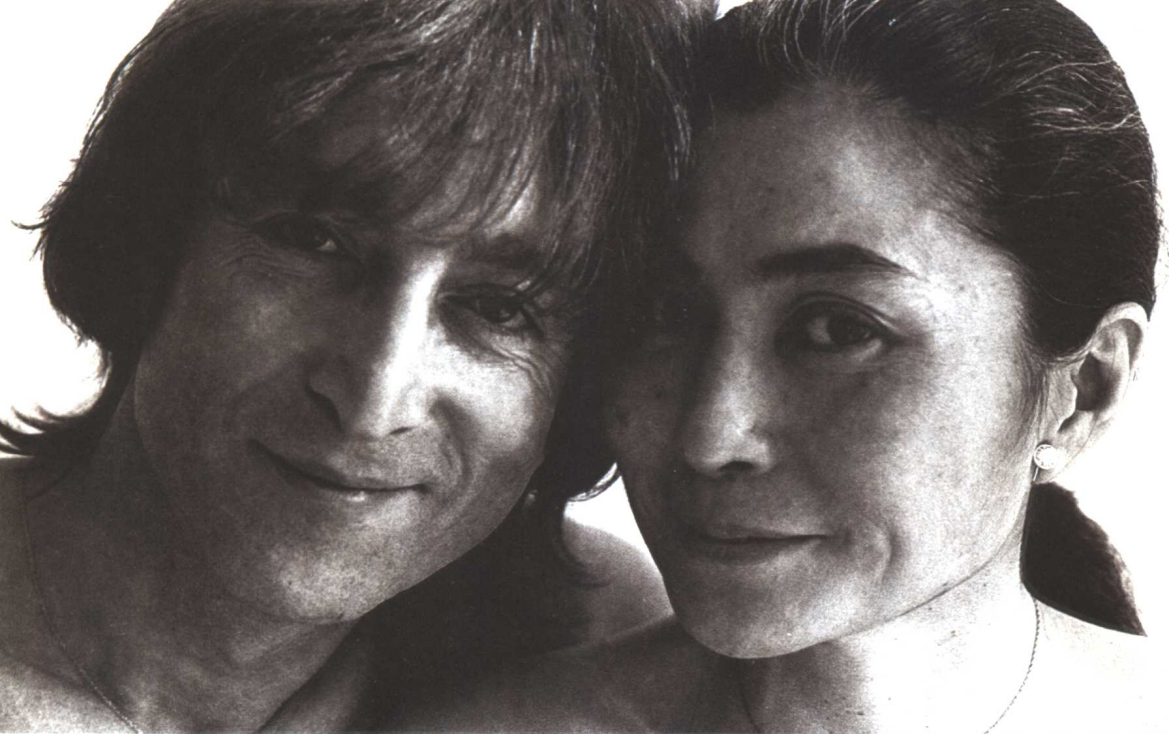
这个时候，是大野洋子，坚定地站在这个孩子身边，鼓励他，使他不至于在商业氛围里迷失自己的方向，同时还把在当时非常新锐的电子音乐引导给他听，使他的音乐视野变得更为宽广。只是，已经深深陷入商业齿轮里的甲壳虫不可能会因为大野洋子微弱的声音而得到改变——整个乐队在当时已经彻底失去了改变自己的力量。

徘徊于郁闷状态里的列依越来越对乐队前途感到心灰意冷，这样的状态也给了他和洋子之间更加亲密交流的机会。

1969年，大野洋子和列依终于走进婚姻的殿堂。

那个时候，洋子已经有了身孕。为了反抗美国对越南的战争，他们举行了一个行为艺术史上最经典的蜜月：两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家旅馆的大床上整整7天不下床，墙壁上则贴满了和平的标语，接受所有的记者采访都是在床上，并把这次的行为命名为“Bed-in For Peace”。





他们还把象征和平的橡树种子寄给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列依还演唱了经典之作《Give Peace a Chance》（给和平一个机会）。应该说，他们的这种“简单又温和”的举动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反战情绪，以至于“要做爱，不作战”很快就成为当时年轻人的反战口号。意外的是，同年5月，当这对新人回到英格兰的时候，洋子就流产了，后来类似的情况又发生过几次。为了摆脱失去孩子的痛苦，列依与洋子在极短的时间内录制了两张唱片，其中一张名为《婚姻金曲》，在B面全都是列依与洋子相互呼喊对方名字的声音。也是在这一年的夏天，列依还与洋子一起前往加拿大多伦多摇滚音乐节。夫妻两个的身影总是在一起出现，列依曾骄傲地说：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每时每刻都要和她在一起。

一般的人生规律总是这样的：当事业上越来越多地受到挫伤和产生消极情绪的时候，他会对爱情或者亲情的依赖越来越多。对此，心理学上有着非常简单而合理的解释：人并没有想象中坚强，更需要宣泄和安全感。

20世纪60年代末的列依与大野洋子正是这个观点的最好例证。

1970年，当乐队的另一著名成员保罗·麦卡特尼以无比伤感的语调写下《Let It Be》（随它去吧）这支冠军单曲后，甲壳虫乐队便开始准备自己的葬礼。没多久，乐队便对外界宣布解散。即使全世界有无数的歌迷在听到这一消息后痛哭流涕，还心存希望他们四个人不久又会走到一起，然而这只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实现的梦。

这一年的列依，30岁。按中国人的说法，他应该是“立”住了：有自己的财富，有自己的影响力，有自己的爱情。

就是从这一年起，列依开始了自己人生的另一章节。当然也就是从这一年起，他的妻子大野洋子开始一遍又一遍地被人指责。只有一个原因：一个东方女子占有了列依的肉体，进而控制了他的灵魂，从而让乐队产生矛盾，最后直到乐队分解。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顶礼膜拜的神像一旦倒塌，伤害最深的不是肉体，而是精神。当为精神的伤害寻找宣泄口时，大野洋子是会最先被考虑到的。

显然这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但在当时又有谁会为这样的不理智去负责呢？毕竟，没有另外一支乐队在当时比甲壳虫乐队更能令他们感到激动。

保罗·麦卡特尼后来说过：即使没有大野洋子，乐队一样会解散，因为商业的利益已经严重腐蚀到他们创作的灵感。每一个人都自我膨胀，膨胀到自以为是无与伦比的天才，而天才和天才是注定不能长久合作的。

英国已经是伤心地，所以心灰意冷的列依和洋子在1970年春天来到了美国的纽约。

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再加上大野洋子无微不至的关心，列依很快就把种种不愉快抛在脑后，以高涨的热情融入美国社会。他与名为“芝加哥七人团体”的激进组织打得火热，并非常热衷谈论政治问题，音乐的激情再一次被点燃。当年秋天，列依发行了他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个人单曲《Imagine》。“渴望和平，停止战争”的理念在这首歌曲里被表达得淋漓尽致。三

十几年过去了，这首歌依旧还在被人传唱，比如在美国“9.11”的悼念活动中，比如在伊拉克战后一周周年纪念仪式中，可惜战争还在这个世界上或隐或显地存在着，《Imagine》里所传递出的依旧是一个遥远的梦。

但当时的列侬和洋子却对这样的梦抱着太大的幻想，他们天真地以为，音乐会感化那些执著于战争的人。由于《Imagine》取得了很大的反响，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列侬又与纽约当地乐团共同创作了一些纯属政治作品的歌曲。由于放弃了旋律上的考虑，所以这些歌曲最后都没有取得成功。此举也引起美国当局的反感，1968年以列侬持有大麻被定罪而拒绝为他颁发工作许可证，在1973年列侬还遭到美国移民局的驱逐……刚刚看到的光明似乎又在一瞬间熄灭，列侬近乎孩子般的理想破灭。郁闷的心态再一次重重袭击了他。

此时的大野洋子也感到从未有过的心力交瘁，她第一次开始质疑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否值得继续。

大野洋子在1973年的9月提出分居，而此时的列侬早就有了另一个情人。

没有了大野洋子母亲一般的关爱，列侬很快就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再加上心情的压抑和茫然，他开始染上了很重的毒瘾，并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的晚宴和夜总会。音乐的才华开始消退，人生失去目标。在这期间，列侬与艾顿·约翰相识并成为好朋友，两人共同创作了名为《Whatever Gets You Through the Night》的歌曲，在1974年感恩节的夜晚，列侬与艾顿·约翰一同出现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为观众献歌，但这次公开亮相却成为列侬一生中最后一次公开表演。

终究还是要回到大野洋子的身边，只不过此时的列侬早已不是那个让年轻女孩尖叫的英俊男孩，颓废的心态和衰弱的躯体已经令他失去昔日的光彩。

那是1974年萧瑟的初秋，41岁的大野洋子再一次用宽容的心接纳了这个曾经令她爱过但也令她伤心过的男人。

心灵的创伤用了整整一年才抚平，1975年整整一年，列侬没有再创作任何音乐，每天喝咖啡看报纸侍弄花草，过着平淡闲适的日子。

1976年10月9日（这一天正好是列侬的生日），大野洋子生下了他们的结晶希恩·列侬的时候，列侬终于露出灿烂的笑脸，很快他就对外界宣布退出乐坛，专门照顾希恩和家庭，而洋子则负责处理列侬商业上的事务。列侬说：从15岁起我就投身于音乐事业，现在我太累了，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叫别人在这里开始吧！

这句话后，列侬摇身一变，成了标准的爱家好男人。

此后的日子里，一家三口到了印度、埃及、巴哈马群岛以及洋子的家乡日本等地，快乐地享受着人生的乐趣。

这是列侬一生中最为平静和幸福的一段时光。

1980年已经在儿子的摇篮旁待了整整5年的列侬终于决定复出，人生的太多感悟和心中积

累的音乐素材令他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创作冲动需要表达出来,甚至连唱片的名字都已经想好——《Double Fantasy》。这是列依作品中罕见的一张,只讲家庭、生活和爱情,没有一丝内容与摇滚相关。舒缓的《Beautiful Boy》是写给儿子的,优雅的《Woman》是写给美丽女性的,俏皮的《Dear Yoko》是献给洋子的……

唱片11月发行,甫一上市就受到好评。然而此时的列依已经不在意销量的多少,就像他12月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我只是想让大家来分享我和洋子还有希恩的快乐生活,现在在我的人生是美丽的,我应该更有理由保持健康,我要和我最好的朋友在一起,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我的妻子。我想我的事业在我入葬之前绝不会停止……”

然而,7个小时后,他却在回家的路上被他的歌迷射杀。

那时,他刚刚度过40岁的生日。

《时代》周刊当周的封面登出这样的标题:那一刻,音乐死了。

然而,爱情却没有死。

“我永远都会感知到列依在我的身边,”大野洋子说,“我永远都不会离开列依和我在曼哈顿的小屋,屋内的摆设仍和列依遇害前一样,没有增添任何新的装饰,壁橱里仍挂着他的衣服,所以我能够非常强烈地感觉到他灵魂的存在,约翰的所有纪念物都在这里,我不想离开我们共同建立起来的这个地方以及他触摸过的这些东西。”

听者无不动容。

终于,我们还是明白了,原来这个女人一直都在深爱着列依。

她的爱纯粹、执著而干净,所有对她的指责与侮辱都在时间的历程里显得微不足道和不堪一击。

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发现,其实除了那些摇滚乐,我们并不能真正走进列依和洋子的内心。

2000年列依遇刺20周年纪念日时大野洋子告诉我们:我所熟悉的约翰·列依,并不是你们通过传媒所认识的约翰·列依。我对你们说,那是我一个人的约翰·列依。我期望能与你们一起分享我对他的认知与爱。他是辉煌的,是快乐的,是愤怒的,也是忧伤的,他还是个敬业努力的天才。我深深爱着他,因为这样一个人曾是我们那个时代、我们这个世纪和人类的一部分,与他生活在一起,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我们不能忘记,2001年10月,大野洋子在麻省理工学院举行的那场作品展。展览的三个部分分别以“列依之前”、“列依时代”和“列依身后”命名——你要知道,那可能是大野洋子40年来唯一的一次个人作品展,但核心的作品却是与丈夫紧密相关的!

“我的生命早就和列依相融为一体。”大野洋子在开幕式上如是说。

30年,对一个男人的爱,始终痴情不移,而且历久弥深,这在一个盛行快餐爱情的年代里,如果不能称为是奇绝,也堪称是一种经典了!对于经典,我们还能有什么可说的呢?